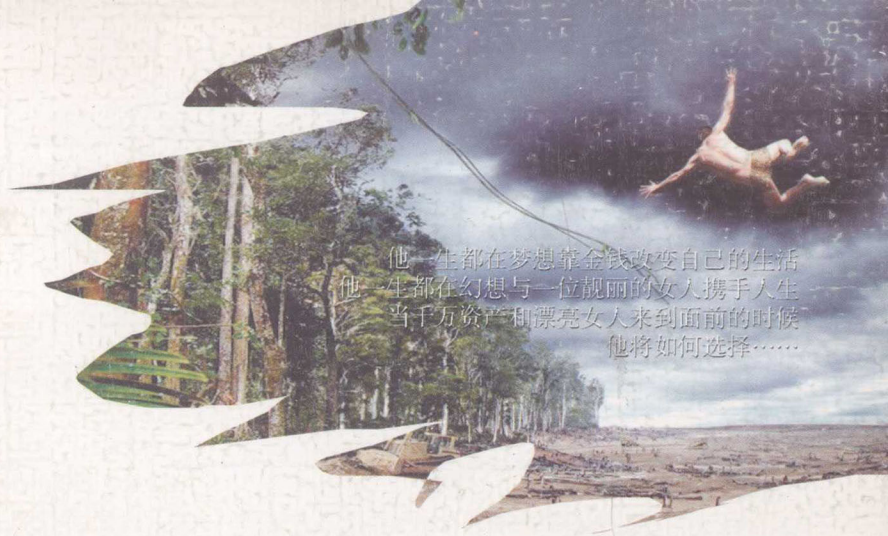




他一生都在梦想靠金钱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一生都在幻想与一位靓丽的女人携手人生
当千万资产和漂亮女人来到面前的时候
他将如何选择……

隐姓埋名

长篇小说

陈强 著

ChangPianXiaoShuo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下

他一生都在梦想靠金钱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一生都在幻想与一位靓丽的女人携手人生
当千万资产和漂亮女人来到面前的时候
他将如何选择……

隐姓埋名

长篇小说

陈强 著

ChangPianXiaoShuo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下

第十一章 转折

1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把我看得比较透彻的人要算是李晓瑜了，就连我自己都不能像她那样把我看得那么透彻。和她比起来我到现在还不能说是了解了我自己，而她多少已经了解我了。那天晓瑜对我说：

“在你谦卑的背后有一种高傲。其实你并没有把你周围的人放在眼里，在你和我们说说笑笑的时候往往流露出的是不屑，大有韩信不愿与樊哙为伍的劲头。你对你现在的处境是无奈，这种无奈也是你在积蓄能力和动力。你一直在等待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尽管你的自信埋藏得很深。你不可能永远做个打工仔，从你的眼睛里我能看出在你自卑的心里有一种自信或是一种亢奋；在你无奈的眼神里还有一种玩世不恭；在你踌躇满志的背后你是不是有一种仇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复生，我不愿意探问你的过去，你有权利拥有过去，有权利把它珍藏在心灵的深处。我只关心你的未来，愿你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我愿意尽我的一份心，我们搀扶着走好吗？”

李晓瑜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晓瑜的洞察力如此深刻，她把浮在表面上的尘埃拂去了，她直接深入到事物的实质。她细腻地读出了我大自卑背后的大抱负。那是什么抱负呢？无非是想通过个人奋斗做一个人上人，加入到富人的行列之中。说来说去不就是一个“钱”字在作怪吗？现在看来那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的奢望。说到大目标大抱负，真是抬举我了，我哪里有什么抱负呢？能

够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

在李晓瑜的点拨下我终于看到了在我哀怜苍生的背后有一种自大和自信，支撑我的是一颗永远也不甘寂寞的心，我终究不能永远做人下人。我想，倘若一个从不曾自卑过的人，那么我敢断定他的奋斗也是平庸的。与其平庸一生不如轰轰烈烈地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李晓瑜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消极地对待生活不如扬起风帆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晓瑜的话使我坚定了以前还不曾坚定的自信。虽然是俗人的抱负，但是终究可以和远大联系在一起了。

李晓瑜是一个善良女人，我总是把她与那梦中的巫山女神联系在一起。在听了武阿姨的一番教诲之后她很用心，我发现她常常去武阿姨的屋里，听阿姨给她讲天上的事。

晓瑜愿意为别人做事。她跟我说过：“人活着其实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活着。父母为孩子活着，孩子长大了又为孩子活着。我们不仅要为自己活着还要为父母活着，为社会活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有意义的，如果有机会能为人类做一点事情那真是非常幸运的。”

一天我实在是累了，回来后倒在床上就睡了，响起了轻轻的鼾声。晓瑜拿着洗干净的水果跑进来，看到我穿在脚上的灰色袜子已经破了露出满是褶皱的后脚跟，晓瑜不禁涌起无限怜悯之情。她把水果放下之后就跑了出去。当我醒来后，一双新袜子放在我的床头。李晓瑜常常为我做饭照顾我的生活。她做什么事总是不声不响，有了她我再也不用为吃饭而犯愁了。李晓瑜把做好的土豆炖云豆、鸡蛋炒蒜苗还有米饭放在饭盒里，又用毛巾包裹起来再放进被子里边。有时我回来晚了也可以吃到热乎的饭菜。她还经常用排骨煲汤给我吃。

爱像一盏明灯夜色越浓就越明亮，有晓瑜在我觉得天地间充满了光明。

我给晓瑜买了一包炸薯条。回到小屋里，我让魏光吃，他却不

好意思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看了两眼口袋里的炸薯条，说：“不，我不吃。”

晚上，路口处的那盏街灯映射在里屋房门的门帘上，白天看门帘脏兮兮的，但是夜晚在灯光的反射下却是亮堂堂的。忽然门帘上出现一个剪影，黑色的影子扒开炸薯条的口袋看了看，伸手拿了一条放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吃起来。从暗处看亮处分外清楚。我的心苦涩难当，我看魏光又可怜又可气。

东院上屋居住着另外两个打工妹，平时那两个打工妹神神秘秘的，从不与我们来往，我也曾看见过她俩穿着吊带小背心露着白花花的肌肤，穿过小院走出大门。那两个打工妹的着装和打扮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所能接受得了的。平日里也很难见到她俩的踪影，晚上更是少见。如果凑巧在院子里或是在小道上与她们互相撞个满怀双方也都不说一句话。

一天晚上，夜幕已经落下多时了。田芳芳加班还没有回来，我和晓瑜在她的房间里说着闲话。忽听远处路口那边警笛大作，刺耳的鸣叫声由远而近，凭直觉我就能判断出警车是朝小院的方向驶来。顿时我就紧张起来，“是冲我来的吗？”警笛声越来越近。危机时刻我本想夺路而逃，可是在晓瑜的面前我还是极力掩饰住我内心的慌张，尽管我已是丢魂丧胆，我尽量表现得从容一点。再看两辆警车已经呼啸着开到小院的大门前，一声刺耳的刹车声过后，两辆警车在四合小院的大门前停住。车门开处，十几名警察从警车里跳下来，便直向东西两院扑来。

“不好！晓瑜救我！”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快，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再跟你解释！”

晓瑜不再多问，她急中生智迅速挪开床底下的一个纸合箱，让我钻进她的床下。然后她把纸合箱又放回到原位，细心的晓瑜把她的单人床又重新布置了一下，房间里一切如旧。

东西两个小院全都涌进了警察，几名警察直接冲进东院上屋。

片刻后警察从上屋房间里押送出来两男两女。那两个女的就是从来也不与我们说话的神秘的打工妹，那两个男的我们从未见过，两男两女被押上了警车。过了一会儿，晓瑜的房间里闯进两名警察。

“这房间里住几个人？”警察问。

“两个，我和另一个女孩儿。”晓瑜答。

两个警察往屋里环视一圈儿，问道：“你的暂住证？”

李晓瑜从抽屉里拿出她的暂住证递给警察。警察接过暂住证翻看了一下就还给李晓瑜。然后他们转身走了。

警察从东西两院出来后全都上车了，警笛再次鸣响，警车一先一后开出了帅府胡同。

一场虚惊过后，李晓瑜问我出了什么事？我编了一套瞎话。说：“我打架了。”

“和谁？”

“那个吴尚友。”

“打得厉害吗？”

“没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打架你怕什么？”

“没怕，只不过是怕吃眼前亏。”

就这样我在晓瑜面前算是蒙混过关了。想我刚才狼狈的样子，不知李晓瑜会怎样看我。好在李晓瑜相信我的瞎话，并没有想得更多。事过之后我就更加敬重李晓瑜了，在关键的时刻只有她能帮我一把，足以见得她对我的一片诚心，真是难能可贵。这一事件使我安稳多时的心又悬了起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雪夜命案绝不能不了了之。它就像悬在我心头上的把双刃剑，时时刻刻都会穿透我罪恶的胸膛，叫我命系一旦。我曾几次想到公安机关去自首，可是我不敢去，不去心中的负重又难以释怀。

东院枣树上的果子从青绿变成了朱红，绿色的枝叶遮天蔽日。枣熟季节，那树上结满了红枣，红红的像缀满天空的星星。我们5个人拿着塑料盆和竹篮子在枣树下打红枣。魏光手拿竹竿在枝叶

上打来打去。广义觉得不过瘾，他干脆像猴子一样爬到树上，用手晃动树枝，晃得枣树枝唰唰地响。大红枣像冰雹一样洒落下来，滚满地面。地面上的几个人如同在海边拾珍珠，我们把红枣拣起来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盆里、竹篮子里。一颗大红枣掉在地上顺着坡路往前跑，枣在前边奔跑晓瑜在后边追赶，红枣领着她跑了好长一段路，晓瑜把追到的红枣拣起来放在篮子里。打枣归来后，我们吃着自己亲手打下的红枣感觉特别地甜。

红枣成熟的日子既是中秋佳节。中秋节我同晓瑜去浑河赏月，傍晚我俩乘车去了浑河岸边。夕阳还没有下山，银盘一样的满月像一盏灯挂在飘忽作响的老树上。月光淡淡地照着波光粼粼的河水，也照着河岸边长堤上那两个向往幸福向往美好生活的身影。整个世界只有孤独的月和赏月的人。清凉的浑河水潺潺流淌，可是宽阔的水面上没有船。

晓瑜说：“如果河里有船该多好哇。”

“从来就没有船，真是有点可惜了。这是一条非常好的水路，只是没有开发利用起来。”

“古人在陆地上还要开凿大运河，开辟水路。浑河为什么不开辟一条水路搞运输呢？”

“北方不是水乡，这里水源不充足，如果搞航运就常常会断流。”

“这是被冷落的一条河。”

“不过可以利用这条河从事旅游业。”

“是个好主意。哎，我问你，浑河到底有多长？”

“好像有七百多里地，它发源于吉林省，流经清源县、新宾县、抚顺市、沈阳市、辽中县、辽阳市、台安县、海城市等八九个县市，最后汇入辽河。你知道吗？浑河是沈阳人的母亲河。”

我俩凝望着缓缓流动的河水，望着河水里的月亮，慢慢地往前走。

“在河边看月亮，同时可以看见两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是你的，水里的月亮是我的。”

我们一边赏月一边漫无边际地闲谈。淡金满月升得老高，月亮周围绕着一圈儿月晕，看上去漂亮极了。李晓瑜折了一个树枝，她把树枝上的叶子去掉。她说回去要用干树枝做一束花。回到家后晓瑜用那束干树枝制作了一个卡片树，树枝上拴着好多写有文字的卡片。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卡片上面写着：爱情在哪里？在杯子里，在袜子里，在餐桌上，在窗子里，在奉献中，在点点滴滴里。

我和李晓瑜的感情在一天天加深，可是我们仍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并有过婚姻生活，李晓瑜也已经二十七八了。然而我俩并没有急于在一起，我的自卑心让我没有勇气捅破这层遮羞布。有一天我和晓瑜去北陵公园照相。在牌坊前的台阶上，我要给她照张相，我说：“你到台阶上去。”晓瑜像猫一样跳上台阶，她的身影带走我的视线，我仰起头。晓瑜的裙子随着惯性飘忽起来，她的内裤分明闯进我的眼里，那是一个印有黄花的内裤。见景生情我有了想法，我不能再矜持了，如果再保持这样的距离，我就不能算是一个男人了。本来在神州大地上已经是阴盛阳衰，李晓瑜不说在心里她也一定会笑话我。所以我一定要创造条件证明我是一个男人。

医学证明，一个有过婚姻生活的男人如果在3个月或是更长的时间里不与异性接触，那么他就会出现生理上的萎缩现象。就像一个运动员如果长期不进行训练，再想恢复就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进行恢复性训练。然而我越是看重和晓瑜的接触就越是紧张，越是紧张就越是畏缩。一个月夜，树叶在窗扇上鬼鬼祟祟地窥视。在洒进半壁月光的小屋里，我终于留住晓瑜在我的房间里过夜了。白天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情，在黑夜里有幽暗的灯光下就敢说敢做了。夜叫人的胆量大了起来，更敢于轻举妄动了。夜里我和晓瑜拥揽在床上，可我柔软得就像刚刚爬到岸边沙滩上的海豹，急出一身臭汗却力不从心。

晓瑜说：“没关系，你别紧张。”

她这么说我就更加紧张了。

2

新生活激发起我创作的欲望，我又拣起画笔着手画古城风光，我所居住的这座古朴老宅。我买来了画布、油彩和画笔，又做了一个画架。我搬出凳子坐在胡同口像模像样地画起来。后来发现我每次画画的时候都有一个中年男士也不说话总是默默地在一旁观看，样子认真，态度温和。那天我用灰色的调子把远处教堂的尖塔勾画出来。

“好，点到为止，这是画龙点睛之笔！”中年男士赞叹不已。

我停下手中的笔对他笑了笑，说：“请多指教。”

“谈不上指教，外行看热闹。”

“不，您很在行。”

“只是愿意欣赏。”

“我已经多年不画了，这井字街的风景实在是好。我一直想画，就是画着玩。”我谦卑地说。

“在沈阳，这样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老沈阳城的绘画作品呢。”停了一会儿他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前边的驸马府不拆就更好了，那3层大院放到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你画起来肯定有味儿。”

我说：“小时候我来过，脑袋里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印象。”

中年男士唉叹一声，望着远处驸马府的旧址不再说话。我又下笔把小院围墙的质感画出来。

沉吟许久中年男士再次开口说道：“要画出它的沧桑，有时候仅仅是一笔就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沧桑。”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他又说：“有一个女士领着一个孩子走在路上，虽然她已经不年轻了，她和许多走在路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很多人都在路上

走。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女人摆臂的动作有一种韵味。一个艺术家就能在她的身上发现一种美，一种风韵和一种诱惑。这就是女人腋窝瞬间的闪现，那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感觉。你画画的时候要捕捉在眼前瞬间闪现出的细节。”

我很愿意和这个男士交谈，他是一个充满情趣酷爱艺术又有闲暇时间的老沈阳人。他叫高大伟，是不远处那个小院里的居民。他平时喜欢下棋、钓鱼、听音乐，他还喜欢收藏，喜欢美术。他颇具放浪者豁达的胸怀、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洒脱的性格。他淡泊名利，常常被大自然所陶醉。对他人常怀有一种友善之心。在我看来他多少还有一点附庸风雅的味道。总之他兴趣广泛。

一天高大伟邀我去他家下棋。他的家坐落在少帅府后巷的一座民宅小院子里。绕过大帅府穿过帅府悠长的东大墙再拐过一个小弯就到了高大伟的家。我第一次踏进他家的门栏之时，才知道高大伟还是一个单身贵族，这单身贵族的身份完全是他的性格使然。再看他的家里没有丝毫做作的味道，一个大书柜里随意摆放好多图书，分不清门类。科学杂志、流行小说、连环画册、古玩鉴赏、旅游指南、养生保健、天文气象这些书籍都胡乱地放在一起。我在书柜前浏览一圈儿，又看见一本世界美术史和一本《资治通鉴》被一本钓鱼杂志压在上面。墙上还挂着一幅5岁儿童的绘画杰作，另外墙角处挂有一个落满灰尘的二胡。

下完棋他弄来几瓶啤酒还有熟食和我在小院当央边吃边聊。他对拉斐尔、达·芬奇、罗丹、齐白石等名家又作了一番点评。我只是听着，不时地点头迎合。我们举杯大口喝酒。他对酒文化也有一定的研究。

他说：“酒是具有精神的。中国的酒文化和西方的酒精神各不相同。西方的酒文化通向纵欲、通向生命力的爆发。而中国的酒文化是在一醉解千愁的背景下通向自由，通向避世，通向与日神精神的交汇。所以说喝酒是喝文化，喝醉了就更有文化了。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画，袭其光也。醉雪宜月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

唱，宣其和也。最好是花看半开，酒饮微醉。”

高大伟看我话不多，他便自嘲地说：“上帝造人，把人造成两个耳朵，一张嘴巴。上帝的意图是让人们多听少说。何况嘴的用途不单只是说话还有吃饭和呼吸的作用。那么人就更应该少说话了。你看，我却说了这么多，你说的就很少。”

“听你说话如饮美酒，是一种享受。说话也要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遇到知心朋友说得再多也嫌少，酒逢知己干杯少吗。”

“你说得对，但是在外做事少说话可以，就是不能太老实了。如今人老实就容易被别人欺负，人穷志就短，马瘦就毛长。我得告诉你，在当今时代你千万不要太老实了。没听有人说过吗，在这个社会上你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样钻进去，老实厚道一无是处。”

我默默地点点头。

高大伟以一个老大哥的口吻对我说：“我看出来了。”

听到这句话我有点紧张，有些不知所措：“看出什么来了？”

“你受了不少委屈，是不是？你觉得命运对你太不公平，是吧？有时候生气，气得发疯，看谁都觉得比自己好，比自己强，有恨，但又不知道恨谁。想报复，想出气可又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是不是？这种想法我也有过，不过没关系。什么事情都不能光想啊，得去做啊，去挣钱啊！有了钱你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社会还是非常重视人才的。沈阳也是你施展才华的地方，大胆地干吧！弄好了五年八载的你就能赚上他十万八万的，甚至更多。”

我张着嘴巴不知道说些什么。

高大伟紧接着说：“你不用说，我看你行。外地人就是比本地人行。就说是一对哥儿俩吧，一个守家在地一个出外闯荡，出外闯荡的那个肯定要比守家在地的那个有出息。你能抛家舍业地到外边闯荡就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对我比量一下，“有胆量，孤身一人出外闯荡世界，这些就是你的资本，凭你这漂亮小伙子有文化又

会画画，你会有很好的前途。”

一番话说的我有些激动。我给高大伟斟满了酒，自己也满上一杯。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在这一方宝地全靠朋友帮忙。大伟哥，我把你当做我的亲哥，以后有什么大事小情的全靠你当哥的伸出手拉小弟一把了。”

“我没什么大能耐，出点力气尽点微薄心意还是能做得到。”

我端起酒杯：“小弟敬你一杯。”

高大伟和我碰了杯，喝下酒。

高大伟说：“我是个闲人，闲得有些无聊，所以我是个无聊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我说：“无聊是富人的事，是闲人的事。不做钱的奴隶，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你是叫我们这些只为生存而忙碌的俗人非常羡慕的人，有钱又有闲才叫幸福。其实你很幸福。”

“人生也难免无聊。无聊的时候，我愿意约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点酒，互相侃谈侃谈。也算是为了释放一下无聊的情绪吧。”

“闲是福气，无聊可就是痛苦了。就像我吧，我很孤独但不寂寞也不无聊。”我停下来，思考了一下，“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喜欢读书的读书人被投进了监狱，对他的刑罚是把他放在一个小屋子里，除了吃饭睡觉外不让他做任何事情，尤其是不让他读书，一个字都不让他看见。没有书看没有事情做，这种强制性的无聊，是比做苦役还要痛苦十倍甚至百倍的刑罚。读书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一天他偶然看见一个新来的看守在看一本象棋棋谱。他就哀求看守，要看守把书借给他看看。好心的看守就把象棋棋谱偷偷借给他了。因为有了文字，读书人获救了。他如饥似渴地研究这本象棋棋谱，棋谱陪伴读书人度过了几年的牢狱生活。在他出狱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象棋大师了。”

“说得有道理，人生本来是应该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也就

不无聊了。无聊是浅薄人的事，我做闲人，可不做无聊的人。”

高大伟算是一个小富闲人，不愁吃，不愁穿，很有一番闲情逸致。但是他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其实他并不无聊。他喜欢夸夸其谈，与人说教，愿为人师。每次和他在一起我总会有所收获，我们有很多相通之处，有很多观点一致。在我的一生当中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知己，君子之交平淡如水。后来我为高大伟画了一幅画像，他很高兴。把画像裱出来挂在家里，无聊的时候总要琢磨琢磨画像上的人。

3

夜色很深，我已经钻进被窝。忽听有人在敲南窗的玻璃，手指碰撞玻璃的声音很轻一共三声。顿时我紧张起来，接着又是三声。只见一只手在南窗前晃动一下，犹如魔鬼的手使人毛骨悚然。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仿佛窗外吹来的一阵风。声音很低：“古复生，古复生你出来！”我搬来凳子一脚踏上去，扒在南窗上往下看。

高大伟急着向我摆手：“出来，我有话说。”

我以为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便急忙从凳子上跳下来，出了房门又出了院门。我让高大伟进到屋里来，说什么他也肯不进来，而是叫我出去。我出去后他蹲在地上神秘地跟我说：

“给你找来一个活儿。”

说完他便打住话语不往下说了。他神秘的样子使我的心里没有底。

我问他：“什么活儿？”

他说：“画画的活儿，给你 2200 元。”

“别骗我，到底是什么事儿？”我心想哪有这样的好事。

“真的，给一个宾馆的老板画壁画。这个老板是我家的一个老邻居，现在他发财了。他想在酒店一楼大厅里画一张油画，我想到了你，就把你引见给他了。他想见见你和你亲自谈谈。”

“什么时候?”

“明天上午 10 点。”

“怎么去呀?”

高大伟拾起一根树棍在地上画了一个线路图指给我看:“在夏威夷大酒店。你坐 215 公交车在万泉公园下车,河沿大街路北有一个 18 层大楼,楼顶上有夏威夷大酒店的几个大字。你在大厅等我,我办完事就过去。”然后他又嘱咐我,“你一定要好好准备准备,千万别把事情给办砸了!”

“没问题,你放心吧。”

高大伟走了。我回到屋里就开始合计着怎样应付明天与酒店老板见面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我骑着广义的自行车提前三十分钟来到了河沿大街。老远就能看见马路对过的夏威夷大酒店那座 18 层的大楼,楼顶上矗立着夏威夷大酒店 6 个红色大字。夏威夷大酒店坐落在河沿大街的东头女人街的西头,在两条街的交汇处,座北朝南。顺着河沿大街再往西边走 20 米就是一座小桥,过了小桥就是女人街。女人街是按运河的河道弯曲而弯曲的一条街,像一条静卧的蛇将蜿蜒的身躯伸向无限的远方。优美曲线的小街顺河道而延伸,犹如女人流畅优美的身体曲线,像水一样地流动。置身于小街上的行人真切感受到的就是舒展和宁静。难怪这条街叫“女人街”。女人街的南面是运河,运河的南面是万泉公园。

为了节省两角钱存车费我把自行车放在女人街后边的胡同里了。然后过小桥来到河沿大街,到了河沿大街就到了夏威夷大酒店。夏威夷大酒店的高楼非常气派,酒店门前有一个停车场,用白线画成的停车泊位停放着几辆高档轿车。正对大门的是一个椭圆形的养鱼池,养鱼池里泉水喷涌,在阳光的映照下喷涌出来的泉水仿佛丝丝串动的金丝银丝,好一派勃勃生机。在台阶下我看到酒店的门、窗都是用大玻璃组合而成,宛如水晶。台阶两侧站着礼仪小姐和彬彬有礼的门童,台阶下还有保安人员在来回走动。我沉

了口气，稳了稳神，便踏上台阶。

两个门童笑容可掬：“先生，您好！欢迎光临，请进。”

一扇旋转的电动感应玻璃大门自动旋转起来。金色的横梁上有一个塑料小牌，上面写着“请勿动手”。自动化的旋转大门不用人工手推自动旋转，我迈步走了进去。

站在门里边的礼仪小姐伸手礼让：“先生您好，欢迎光临。”

礼仪小姐引领我步入大厅。头顶上是高悬的吊灯，大厅里的一侧摆放着几组会客的沙发。再往东边上一级台阶就是消费区。消费区摆放着小桌、小凳、鲜花。在大厅的西面还有一间空闲的厅堂，厅堂里只摆放着几个桌凳，留下一片空间。服务总台在进门的右侧，从服务总台左侧拐过去是上楼的电梯，步行楼梯对着大门。在这华丽的大厅里，我有点儿拘谨，迈着小步子小心翼翼地 toward 有沙发的那边走去。抬头看看总台墙上的电子表，时间还没到。

我询问礼仪小姐：“请问，我等人在里边坐一会儿行吗？”

礼仪小姐说：“里边是消费区，如果你不消费可以在沙发上休息。”

“谢谢，我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向沙发那里走去，慢慢地坐在沙发上。想了想，然后又站了起来，站着也不自然，我就又坐下了。

一个服务员走过来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先生，请喝水。”

“谢谢，我不喝水。”

服务员离去了。

外面的机动车在鸣笛，我抬眼望过去，只见是高大伟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我不由分说就直冲高大伟跑过去。只听一声闷响，我撞在大玻璃窗上，眼泪都撞了出来，我忍着疼痛摸了摸被撞的头部。这豪华的酒楼真是让穷人出笑话的地方，那边的服务员在偷偷地笑。我不好意思极了，好在高大伟没有注意到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撞在了大玻璃上真叫人难堪。我捂着被撞疼的额头，嘴里不住地发出谁也听不清楚的唉叹声，眨着眼睛还竭力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尴尬地向大门走去。还没等我走出大门，高大伟就看见

了我。

“复生!”他在招呼我。

“大伟!”我直奔大伟跑出去。

“走,进去吧。”

说着话,趁高大伟回身的时候,我赶紧用手使劲揉了揉前额,然后仍装出没有事的样子。

“葛总正在8楼呢。”

“我有点紧张。”

“别紧张,他是我的老邻居,没关系。我说你在北京举办过个人画展,在业内也很有名气。”

“这好吗?”

“好,吹嘘点,别谦虚。”

进了大门,走过大厅,乘上电梯,我和高大伟来到8楼,穿过两边都是玻璃房子的一段走廊就到了总裁办公室。敲开房门,我和高大伟走了进去。总裁办公室很大,如同一座宫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房间。这根本不像是一个办公室,很像是港台电影里描绘的有钱人家的客厅。厚重的落地窗帘,宽大柔软的会客沙发,一面墙的壁柜,金碧辉煌的吊灯,一个古铜色的电动地球载着一个小小世界没日没夜地旋转。屋里点缀着绿色,我数了数一共有5盆花树摆在不同的位置上。最突出的就是两米多长的老板台,仿佛一炕铺坐落在房间后半部的半尺高的台面上,整个房间被半尺高的台面一分为二。这一切都倒映在犹如水面一样的棕红色地板上。老板台的后面坐着一个看似五十多岁的男子,方形大脸,鼻宽口阔,梳着一个小平头,略显臃肿的身体向前倾了倾。

高大伟介绍说:“葛总,我给你带来了。这位就是油画大师古复生。”他又向我介绍葛老板,“这位是葛总,葛总裁。”

葛老板站起身绕过老板台走到前边来:“哦,古画家,你好,你好!”他伸出柔软肥胖的手,我把我的手伸给他。我们握了手。

葛老板向前一伸手:“请坐。”

我们3人都坐在老板台前边的沙发上。一个女秘书从门外进来给我和高大伟沏了两杯茶水，然后她就出去了。简单地客套一番，葛老板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都一一作了解答。然后葛老板又向我简单地介绍了酒店的一些情况，才知道夏威夷大酒店是葛总和深圳的一家公司合办的股份制公司，全名叫夏威夷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葛总任执行总裁，下设董事会以及财务监理会。而酒店部分则是葛总自己的独资企业。葛总今天邀请我来是让我给一楼的会客大厅画一幅 $10\text{m}\times 2.5\text{m}$ 的油画，费用是2200元，材料费实报实销。因为是高大伟介绍来的画家葛总才亲自接见。这次谈话双方都很随便，因为我们不是上下级的那种关系，所以没有求人办事的那种味道，更没有推销产品一味迎合对方的那种尴尬。随后葛总又叫来一位姓宋的办公室主任，宋主任提供给我一幅夏威夷风光画稿。

我同意了，我说：“葛总，你就放心吧，我保证使你满意。”

“那就画吧，有什么问题这位宋主任就全权代表解决了。”

宋主任又陪着我和高大伟去了一楼会客厅。一楼会客厅的房间很大差不多有200多平米，葛总准备把这个会客大厅改造成为一个娱乐场所，并用这幅油画遮挡住西面的窗户。

任务布置完毕我就开始进行准备，定做画框、购买油彩、画笔、调色板等。经过20天的时间，油画《夏威夷风光》就立在了夏威夷大酒店一楼会客厅的正面。油画得到了宾馆有关领导的一致好评，尤其得到了葛总的赞扬。我拿到了有生以来第一笔靠绘画油画赚来的大把钞票，人民币2200元。

在画油画的许多天里，我一直在合计着另外的一件事，酒店一楼西侧的这个大厅，目前仅仅当做会客厅使用，改造后也仅仅是一个娱乐场所，无非是健身、跳舞、下棋、打牌。利用一楼的门面搞这样的项目实在是资源的浪费。假如把一楼大厅变成快餐厅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吗？一楼的位置很适合搞餐饮，因为有在宾馆住宿的客人还有外边的散客都可以在此就餐。利用宾馆一楼这样好